

大学英语交互协作教学模式探究

林瑞芳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使得教学交互变得愈加复杂。根据交互层次金字塔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分析当前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交互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依次提出倡导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的交互,优化师生交互与生生交互,开展协作式学习,鼓励学习者自我交互,引入教师与教学资源交互等需要优化以及改进的方向,从而达到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进一步深度融合,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交互协作教学模式,提高英语教学中的交互质量。

[关键词] 信息技术;交互协作教学;互动

[中图分类号] G 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3) 01-0080-08

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给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它所带来的变革将不断持续下去,外语教学也不例外^[1]。计算机应用与网络的普及使得教育教学方法、手段和模式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计算机辅助教学、MOOC、SPOC、网络大V的直播等网络课堂和教学方法的兴起,使得传统课堂教学面临重大的变革。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学习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学习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使得精准推送学习内容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外语教学模式也应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变。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进一步变革带来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其一,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发展和普及,5G技术的低延时和高可靠性的特点使得网络连接速度更快,获取学习内容更加便捷,线上教学的硬件条件日臻完善。其二,以云学习和自媒体为代表的一批网络课堂和学习资源正不断地出现,巨大的网络学习资源为学习者提供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方式。相较传统的教学环境,互联网可以提供自定义的学习,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知识掌握的情况、兴趣和需求选择所需的内容进行学习。其三,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多样化统计软件和工具的出现能够对学习数据进行完整地分析,从而更好地绘制出学习者的特征,并进

行有目的的精准推送服务。由此可见,教师可以利用当前的技术条件变革课堂教学模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学习者个体发展的需要。

交互作为教学中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都被众多学者研究^[2-4]。交互,指替换着;互相;彼此。在互联网领域指的是活动参与对象之间的交流互动^[5]。在教学中,交互一般指的是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教师与教学资源交互以及学习者自我交互。教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与传统课堂整体教学过程运行方式的不同,导致教师在分析教学过程、把握教学交互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提倡个性化教学的今天,如何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交互并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成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亟需进一步优化并改进的方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当前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的交互问题和现状,阐述教学交互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并由此提出交互协作式教学模式以及教师在此过程中应当具备的作用和素养。

一、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交互的研究现状

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已经在国内各大高校广泛兴起,许多学者也对此做出相应的研

[收稿日期] 2022-04-13

[基金项目] 外研社横向课题“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交互协作教学模式研究”(H2022173)

[作者简介] 林瑞芳(1979—),女,福建厦门人,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

究^[6-8]。交互作为教学的关键性因素，也得到了重视。田阳^[9]等提出的混合学习的多模态可视化表征和鲍威^[10]等提出的多元教学模式的有机融合，其主要集中于师生交互环节的探讨。郭炯^[11]等提出智能时代下的教师角色需要在教育教学等四个层面有相应的转变与发展，更多聚焦于教师素养方面。陶丽^[12]等提出应当以全纳教育思想来理解学习者话语权，其主要思想也聚焦于师生交互方面。方佳明^[13]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对 MOOC 课程学习者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龚朝花^[14]等提出的智慧学习环境下促进学习投入的 ART - Plus 模型。李志河^[15]等构建融合网络学习空间与物理学习空间的混合式学习共同体活动机制。毛刚^[16]等构建了以主体、客体和共同体作为参与协作学习的主要对象的小组网络协作学习分析模型。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解决生生交互和自主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投入的问题。当前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集中在交互上，其中，师生交互、生生交互以及学习者自我交互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伴随着线上教学的产生，师生交互之间出现了互联网这个媒介，互联网既带来了教学便利性，让泛在学习成为可能，让师生交互可以突破时空的界限。然而，互联网也让师生交互产生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使师生交互成为一项产出投入比较低的一项教学活动，如何合理解决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交互成本，如何合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优化教学交互，促进混合教学的学习效果，成为当前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主要趋势之一。

二、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胡志金^[17]提出基于心理意义的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的交互塔：1) 适应性交互；2) 理解性交互；3) 操作性交互；4) 反思性交互。学习者对新的学习平台的适应，这就是认知规律中的适应性的交互，也是教学交互的第一个层次，如果学习者无法适应新的学习平台就不能进行下一层次的交互。在此之上，学习者只有感知、接收、理解并且储存学习内容后才能产生反馈或是交换信息的过程，即理解性交互的过程，此过程主要在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上完成。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阶段是

学习建构生成的过程，是对语言知识的内化、迁移以及运用，也就是操作性交互。除此之外，学习者除了获得知识和技能之外，还需要精神情感层面的动力，通过社会化交互是否得到观念层面的改变，并激发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从而改变学习行为，这就是反思性交互阶段，在学习中需要学习者进行学习自我交互。故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的交互与胡志金交互层次塔的对对应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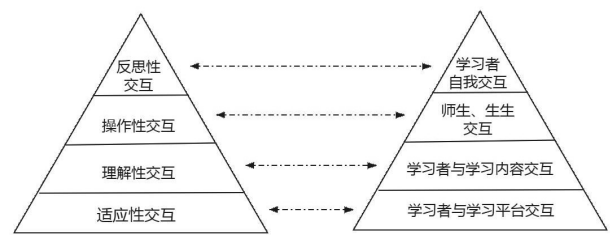


图 1 交互层次对应关系

本文在交互层次对应基础上，针对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的交互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集美大学 2020 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针对经过一年学习后对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反馈。本次调查发出问卷 246 份，回收问卷 246 份，其中有效问卷 237 份。调查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调查内容

编号	问题	对应交互层次
Q1	你对当前自主学习的认知	
Q2	你对当前在线学习平台使用适应程度	适应性交互
Q3	你在学习过程中是否有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理解性交互
Q4	你在学习过程中与同伴进行交互的频率	操作性交互
Q5	你在学习过程中和老师进行交互的频率	
Q6	在学习过程中和同伴的交互对学习的帮助程度	
Q7	在学习过程中和老师的交互对学习的帮助程度	反思性交互
Q8	你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批判性思考等方面的交互训练的频率	

其中, Q1 主要调查学习者对自主学习的认识, 为主观题。Q2 以等级制, 用 1—5 分别表示很不适应, 有点不适应, 一般, 较适应, 很适应。Q3、Q4、Q5 和 Q8 用 1—5 分别表示从不, 很少, 偶尔, 有时, 经常。Q6 和 Q7 用 1—5 分别表示没有, 比较小, 还好, 比较大, 很大。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Q2—Q8 问卷调查结果

问题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Q2	4. 12	4	0. 98
Q3	1. 97	2	1. 02
Q4	2. 78	3	1. 13
Q5	2. 54	3	0. 97
Q6	2. 41	2	1. 06
Q7	2. 87	3	1. 09
Q8	1. 76	2	0. 96

笔者同时对问卷调查针对 Q2—Q8 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数据分析 (见表 3 和表 4)。

表 3 Q2—Q8 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s α 系数	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数	项数	样本数
0. 913	0. 873	7	237

表 4 Q2—Q8 效度分析结果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 915
近似卡方		1996. 989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df	21. 000
	p	0. 000 * * *

注: * $P < 0. 01$, * * $P < 0. 05$, * * * $P < 0. 1$ 。

表 3 展示了问卷调查的 Cronbach's α 系数的结果, 包括 Cronbach's α 系数值、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数值、项数、样本数, 用于测量数据的信度质量水平。可以看到调查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 913, 说明该问卷的信度非常好。

表 4 中的 KMO 检验的结果显示, KMO 的值为

0. 915, 同时,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 显著性 P 值为 0. 000 * * *, 水平上呈现显著性, 拒绝原假设, 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 因子分析有效, 程度为适合。

从 Q2 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学习者对学习平台的适应性较高, 50% 以上的学习者能够比较适应学习平台的使用, 反映了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平台使用较为熟练, 对平台的适应性表现较好。而 Q3 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学习者并不会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主动选择学习资源, 反映出自主学习依旧以教师为主导, 学习者只是被动地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Q4 和 Q5 的结果显示, 在学习过程中和同伴交流的频次高于和教师交流的频次, 但是交互的频率都不是很高; 再从 Q6 和 Q7 的学习效果上看, 部分学习者认为与同伴的交互和与教师的交互都有助于对学习效果的提高, 但与教师的交互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优于与同伴的交互。从 Q8 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大部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很少进行批判性思考等高阶学习能力的交互训练。

针对上述统计结果, 可以得到四个交互层次统计均值, 结果如表 5 和图 2 所示。

表 5 交互层次调查统计结果

交互	适应性交互	理解性交互	操作性交互	反思性交互
均值	4. 12	1. 97	2. 65	1. 76
中值	4	2	3	2

其中, 理解性交互为 Q4—Q7 统计结果的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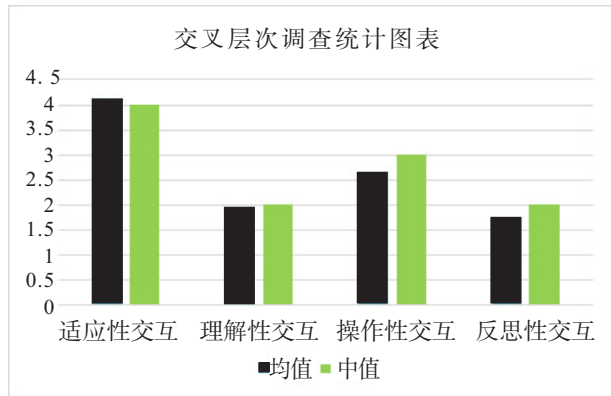


图 2 交互层次统计图

可以看到, 除了适应性交互以外, 理解性交

互、操作性交互和反思性交互得分都较低，特别是理解性交互和反思性交互，有超过 50% 的调查者很少进行这两种交互。

针对 Q1 的问题回答结果中，将学习者的回答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按照教师布置的任务来学习，二是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来学习，三是不太清楚。三类统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Q1 问卷调查结果

人数	按照教师布置的任务来学习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学习	不太清楚
比例	65.8%	22.5%	11.7%

从表 6 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学习者对于自主学习的认知普遍停留在按照教师布置的任务来学习，也就是更多停留在被动式的学习，不到 23% 的同学会认为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学习。

- 形成上述调查结果的主要原因有：
1. 由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引入了自主学习，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短时间内新的教学环境以及教学模式会让学习者无所适从，使得原本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在学习中无法发挥较好的效果。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学习者容易出现投入和专注度的下降，主观能动性和自我调节能力需要整合，因此直接进行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效果往往不佳。
 2. 学习者对于混合教学模式的认知不够，大部分的学习者并没有如教学预期的那样积极地进行交互讨论，参与度不高，组织管理过于松散，有不少学习者对于在线教学交互的态度是观望或是逃避。许多学习者认为在线学习就是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没有产生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学习的想法。教师无法完全把握学习者学习动态的过程，最终所得到的只是学习者某次成果的汇报，在线学习减少了面授和师生交互，学习过程中缺乏精心安排，容易使学习者陷入独自奋战之中。
 3. 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使得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比以前更加容易，但由此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那就是过多无用的信息所带来的“知识噪声”，使得知识的汲取变得更加困难。此外，互联网各种无关信息的介入，也使得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受到干扰，从而影响学习效率。

三、线上线下大学英语混合教学中的交互协作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18] 里详细说明大学英语的课程性质，大学英语课程是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各高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主确定起始层次，自主选择教学目标。分级目标的安排为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实施满足学校、院系和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大学英语教学。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可知，交流和交际能力被置于显著的位置，指南中还提及实现个性化培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交互和个性化教学应成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着重加强的环节。然而，当前大学英语混合教学的主要特点是跨专业合班，班级人数多，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多样，过程复杂，教学内容量大面广，无法进行大量的面对面地交互，更难以实现个性化培养。此外，不同专业的学习者和不同的个体都对于大学英语学习有着不同需求，在混合大班的教学中，教师更多地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指定相应的教学内容，而无法真正做到针对个体进行较好的个性化培养。同时线上自主学习课时也导致教师无法和学习者进行较高频次的教学互动。再结合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当前混合教学模式存在教师单向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者被动学习、师生交互频次低和质量相对较弱等问题。

交互是学习建构生成的过程，是对语言知识的内化、迁移以及运用。学习者通过知识冲突的交互，将语言信息变成自我的认知，重新探索知识的价值，重新建构知识，此过程彰显了自我价值和语言的创造力，因此交互必须贯穿整个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协作指的是通过以小组的学习形式，基于一定规则，个人和小组完成相应的学习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相关的学习行为。在协作式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关注学习过程中个体之间、小组与教师、小组与小组等交互过程来促进语言的交流。

因此，教师需要将交互协作式教学融合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即线上线下交互协作式教学，通过提升交互质量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具体做

法如下:

(一) 倡导学习者—教学资源交互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在确定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应当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要求调整教学目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应当能够对学习要求、内容和任务进行自我规划。然而,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着班级数量多、班级人数多和跨专业合班等特点,学生学习过程因为专业、生活背景和个性化需求方面的不同,对于英语学习的需求程度也不同。在提倡个性化培养的自主教学模式下,教师无法针对每个学生,为其量身定制相应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再由 Q3 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大部分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很少主动选择学习内容,基本上属于被动的学习模式。因此,教师在实现个性化培养时应倡导学习者进行学习者—教学资源交互。

所谓的学习者—教学资源交互指的是学生自身对主题或课程内容进行挑选、学习、阐述和反思的过程。个性化培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教师所布置的任务,更要求学生能在学习中进一步发展迁移能力、创造能力和思辨能力等能力。由于学习者的学习认知尚未完善,在学习者与教学资源交互上未必能做到自觉,因此教师在倡导学习者—教学资源交互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 引导学习者提高学习难度。教师应当引导学习者在学习难度上不应仅仅满足于课堂所布置的任务,而是主动寻求合适自身学习程度的学习资源,对学习进行积极的探索,提高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和课堂测试让学习者认识到自身当前的学习情况,并据此引导学习者通过互联网资源寻找符合自身学习特点的学习资源。

2. 提倡学习者结合自身的专业和今后将要从事的行业进行“专业+英语”的学习,实现英语在其相对应专业的应用。

3. 启发学习者应当能够对所学习的主题和内容进行思考,对所学知识进行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归纳。教师通过教学,不断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通过该问题与学习者进行交互,让学习者深入挖掘知识背后所蕴含的规律,了解事物发展本质,从而进一步发展评价能力、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信息素养及协作能力等高阶学习能力。

(二) 调整交互模式,提高师生交互质量

由于时空的分离,在线交互不像传统面授课那样进行,师生之间的交互有着种种的不便,互联网隔离了传统的师生交流,维持较高频度的师生交互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实现的难度也较大,容易导致过多的投入而收效甚微。

不少学习者并不重视建构性的语言交互,认为这与考试关系不大,但有效的师生和生生之间交互是在线语言学习质量的关键。通过同步或异步的交互与协作是能够激发语言学习和运用的热情和创新力,并且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可以看到表1调查中 Q4 和 Q5 的结果显示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频率不高,同时 Q6 和 Q7 所显示的交互效果均值较低,表明当前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还是处于交互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单向发出交互,学习者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才发出与教师的双向交互。整个交互的结构较单一,范围较小,主要是依赖教师的掌控,师生之间的情感交互和相互之间的信任不足,大群体的交互活动效果不佳。这需要教师重新调整交互模式,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由教师发起一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到学习者反向的交互时,同一个问题应用不同的表述来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当问题变得更开放和不确定性时更能吸引参与者讨论。

在线教学活动中,教师除了在线学习中的组织和管理外,积极地参与和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交互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形成以教师和学习力较强的参与者为中心的双核心的语言交互。整个交互结构的聚合度是由参与者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的。当聚合度低时意味着整个交互活动管理组织过于松散,组织者的控制力低,师生和生生之间缺乏交互;当聚合度高时,更易实现各种形态的交互活动,实现师生和生生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语言协商。当较大的群体活动效果不理想时,可以考虑分小组协作学习,充分发挥较优势个体的积极性,协助教师充当交互协作者,以形成各自的交互中心。将评价机制导入交互活动,让整个交互教学形成网状交互,拓展教学交互的深度和宽度,充分利用网络交互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优势,当学习者从被要求交互,到学习者偶尔自发甚至是经常发起语言交互活动,整个教学交互将向高阶的交互阶段迈进。

面对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教师应当重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多样化和便捷化

等特点,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学习者个体差异和学习风格,在教学过程中应体现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提高交互效果,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通过利用当前主要的学习软件和学习内容提高教学的体验性和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根据学生专业特点,为其提供自主学习路径和自主学习资源,使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呈现个性化的特点。利用教学平台多样化、智能化、快速化、便捷化等特点缩短教学设计的时间,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问题,并通过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将学习拓展到课堂之外,实现真正的泛在学习;再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对学习者的过程性评价,使学习者能及时收到反馈并得以改正其主要问题。

(三) 增加生生交互频次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教学过程中角色和作用的转变,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讲授,转变为以学习者为主的引导,将教学过程变成知识传播与共享过程。教师应当把自身看作是学习者学习的协作者,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学习者的兴趣、需求等方面,引导学习者树立合理的学习目标,以激发学习者个体潜能发展为目的。应当充分意识到每个学习者在学习能力、接受程度、反应速度和学习习惯上的差异,在融合教学过程中需要以更灵活的方法与学习者交流,促进学习者合作沟通,探究学习并根据教学过程中系统的反馈数据调整教学策略。

协作式学习通过以小组的形式组织学习过程,强调学习过程中的沟通交互,从而完成知识的构建。协作式学习采用任务式、合作式、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公共教学资源和交流过程实现个人知识的构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协作程度,形成从小组边缘交互走向小组中心交互的过程,同时,进一步深化学习者的社会交互能力。通过协作式学习加强由于线上教学所带来的纯被动学习的孤独感,在实现知识构建和增长的同时,获取同伴和教师的肯定,从而进一步增强学习者学习的自信心和独立性。通过协作式学习有助于学习者建立互相协作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满足社交需求,在获取其他学习者赞同的同时,获取一定的群体满足感和归属感,从而有助于下一阶段的学习。协作程度越深,群体认同感越强,对于学习者学习效果的作用就越明显。在线上

线下的混合教学中,学习者和教师都无法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代价相对高昂的师生交互上,而对于语言来说,交流是其重要属性,在无法实现高频次的师生交互上,那么提高协作就能较好地增加生生互动频次,从而弥补因减少的师生交互所带来的语言使用次数减少的问题。

此外,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还需要学习者应用获取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解决现实问题。学习者通过参与在线交互,可以实现所摄入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运用的有效对接,促进语言的输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协作学习,并通过创设虚拟场景、角色扮演等方式为学习者创设使用语言的交互环境,并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评价学习者的语言使用;在线学习者要根据教师的教学任务完成语言应用的交互,反馈交互效果,发现问题,并及时地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教师依据学习者的反馈即时改变交互活动,最大化地接近教学目标;学习者根据教师的评价,对自身的学习情况有一个较好的把握和自我的认知,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在线学习过程。

(四) 充分发挥学习者自我交互的优势

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阶段的完成并不代表着教学交互协作的终结。学习者除了获得知识和技能之外,还需要精神情感层面的动力,通过社会化交互得到观念层面的改变,并激发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从而改变学习行为,这就是学习者自我交互阶段,从当前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学生很少进行批判性思考等自我交互方面的训练,这显然与大学英语教学要求相违背。

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还需要学习者应用获取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解决现实问题,即进一步发展迁移能力,创造能力和思辨能力等高阶能力^[19]。学习者通过参与线上和线下交互协作,可以实现所摄入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运用的有效对接,促进语言的输出。为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为学习者创设使用语言的交互环境,评价学习者的语言使用,还需要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引导其发现在线学习者对所学习的主题和内容进行阐述和反思。通过交互形式运用高阶学习能力完成语言的应用,反馈交互效果,发现问题,并及时地反馈给教师,协助教师改进教学。通过充分发挥学习者自我交互的优势能促进语言学习与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双向交互协助良性循环的在线学习过程。

(五) 引入教师—教学资源交互

除了与交互层次金字塔所对应的四个交互外,教师—教学资源交互同样是交互协作式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资源指的是学习内容与承载内容的媒体表现形式的统称。因此,我们可以把教材、网络学习资源和教学软件统称为教学资源。

教师—教学资源交互指的是教师根据课程学习内容和学习者的学习情况,随时对相关教学资源进行必要的更新或修改^[20]。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面对浩如烟海的教学资源应该进行有选择的取舍,注意加强教学资源的针对性,必须围绕个性化教学的学习目标组织教学资源,并进行适度扩展。综合运用网络课程资源,改造和扩展教学内容,提供适合学习者自身水平

和需求的资源。教学资源的模态性,知识的颗粒度以及教学资源中所包含的影响知识的噪声都会对学习者的知识构建产生影响。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当评估学生学习情况,再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资源的选择,实现教师—教学资源交互时既需要考虑教学资源的丰富性,也需考虑教学资源的适配性。此外,通过当前教学软件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结果,在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学生学习兴趣、学习目的、学习规律和认知水平,激发其学习动机,调动学习积极性,从而实现个性化教学,实现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综合分析,笔者提出大学英语混合教学的交互协作模式和教学流程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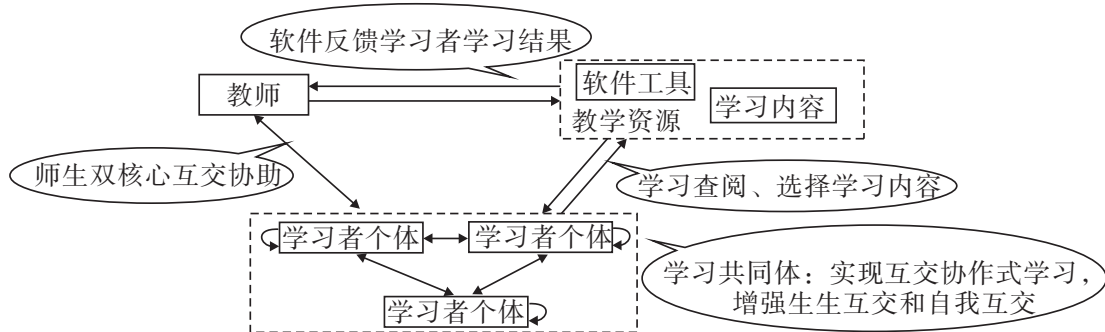


图 3 交互协作式教学交互模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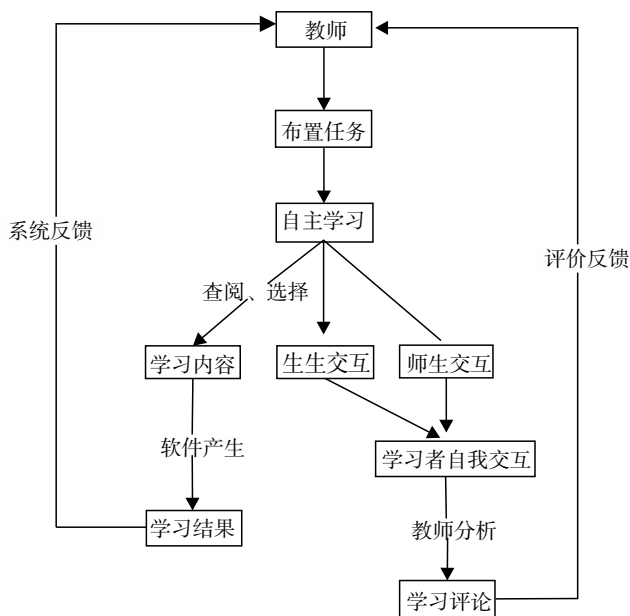


图 4 交互协作式教学流程图

四、结束语

本文是基于心理意义的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的交互塔设计的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从而提出优化学习者与教学资源的主动交互,调整师生交互模式,增加生生交互频次,促进学习者的自我交互,并引入了教师与教学资源的交互。交互是促进线上线下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手段,而要实现高质量的交互就离不开协作。交互协作应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宏观地分析交互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微观地加强对交互内容的甄选,对交互形态的调整和设计,并且对整个交互活动持续关注。整个交互活动必须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个性化培养为宗旨,依靠行动者(师生)之间的协作联系来实现交互。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区分异步与同步交互协作教学的差异性以及从其他视角,比如从学习共同体的视角来讨论在

线教学交互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徐锦芬, 刘文波. 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外语创新教学与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 (5): 1-9.
- [2] 杨九民, 李丽, 刘晓莉, 等. 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交互设计及其应用现状分析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8 (11): 61-68.
- [3] 陈丽. 远程学习的教学交互模型和教学交互层次塔 [J]. 中国远程教育, 2004 (5): 24-28.
- [4] 卢强. 教学交互层次对大学习者在线深度学习的影响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1 (3): 34-41.
- [5] 百度百科. 交互[EB/OL]. [2019-01-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交互/6964417?fr=Aladdin>.
- [6] 黄敏.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 教师信念与教师行为的视角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 (2): 57-64.
- [7] 孙志农.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平台学习者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 (3): 15-21.
- [8] 郭继荣, 戴炜栋. 大学习者英语自主学习评价实证研究 [J]. 外语界, 2011 (6): 79-87.
- [9] 田阳, 陈鹏, 黄荣怀, 等. 面向混合学习的多模态交互分析机制及优化策略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9 (9): 67-74.
- [10] 鲍威, 陈得春, 王婧.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学习范式和教学成效的研究——基于线上线下高校学习者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 (6): 7-14.
- [11] 郭炯, 郝建江. 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定位及素养框

- 架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 (6): 121-127.
- [12] 陶丽, 顾丹丹. 全纳教育视角下学习者话语权的内涵、特点及实践路径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1, 35 (7): 36-44.
- [13] 方佳明, 唐璐珍, 马源鸿, 等. 社会交互对 MOOC 课程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 [J]. 2018, 28 (12): 87-93.
- [14] 龚朝花, 李倩, 龚勇.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投入问题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8 (6): 83-89.
- [15] 李志河, 周娜娜, 秦一帆, 等. 网络学习空间下混合式学习共同体活动机制构建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9 (9): 104-111.
- [16] 毛刚, 刘清堂, 吴林静. 基于活动理论的小组协作学习分析模型与应用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6 (3): 93-103.
- [17] 胡志金. 论远程学习者的交互策略 [J]. 中国远程教育, 2010 (5): 33-38.
- [18]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2.
- [19] MARTON F, SALJO. On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i - outcome and process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6, 46(1): 4-11.
- [20] 肖俊洪, 彭一为, 汤烈源. 网络环境下学习者与学习资源交互的研究 [J].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17 (3): 17-20.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Research into New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Mode

LIN Rui -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the mod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ntegrate the internet and education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research in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nteraction among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 teaching, based on hierarchical model for interaction, based on verifying the 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research. Fur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cheme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among students themselves and teacher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Meanwhile, an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mode is proposed to be conducted dur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eanwhile, it discusses teachers' functions and capacities required to achieve this proposed teaching mode and resources as well.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of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